

青青的悠然 著

完结篇

她任性，她嚣张，满身狂气，
在他的眼皮底下为非作歹。
曾经他想揉碎她的美丽，打断
她的傲骨，彻底将其折服。

九天倾凰

今日却变成他——

『眼中宝，心头肉』

割舍不下，更不愿割舍。

曾经血染争锋，如今该拿她怎么办？

答曰：收入怀中，捧在手心，
再摘下自己的真心送与她。

便是妖姬命运又何妨，任她肆无忌惮，
搅翻这颤巍巍的王朝下一池磅礴风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青青的悠然 / 著

完
结
篇

九天凤乳

倾

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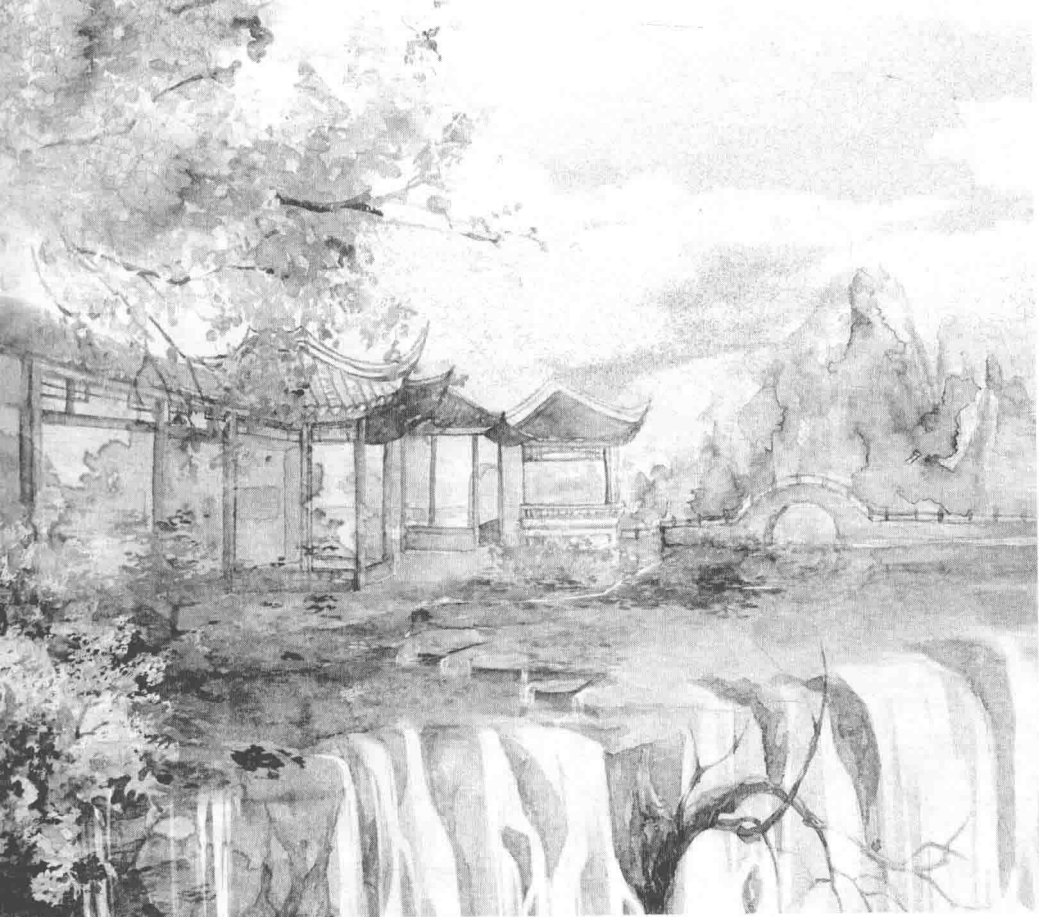
九天倾凰：完结版：全3册 / 青青的悠然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99-8800-9

I. ①九…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2030 号

- | | |
|--------------|-------------------------------------------------------------|
| 书 名 | 九天倾凰：完结版：全3册 |
| 作 者 | 青青的悠然 |
| 选题策划 | 吴小波 何紫雨 |
| 出版统筹 | 黄小初 邹立勋 |
| 责任编辑 | 胡小河 姚 丽 |
| 文字编辑 | 何紫雨 |
| 责任监制 | 刘 巍 江伟明 |
| 装帧设计 | 张 芳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集团地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
| 集团网址 | http://www.ppm.cn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jswenyi.com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X1000毫米 1/16 |
| 字 数 | 800千字 |
| 印 张 | 52 |
| 版 次 | 2015年12月第1版，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399-8800-9 |
| 定 价 | 70.00元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108	092	069	050	033	014	001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骷髏王座， 月光明媚	带我回家	绝地重生	深陷死境	圣女杀了圣女	圣女之危	解救龙卫



目 录

280	274	260	240	218	191	158	135
番外三	番外二	番外一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百里初泽篇	梅苏篇	百里凌风篇	长相守	我心纠缠 天地悠悠，	人世间的面， 见一面少一面	复仇女神	身份暴露， 再临绝境

第一章 解救龙卫

“当年既是看着人断气，如今阿呐九耶却说圣女还活着？”双白沉吟了片刻，只蹙眉道，“在下总觉得此事有些古怪。”

秋叶白沉默了片刻，道：“玉疆许多事是寻常人无法理解的，天地之大，无奇不有。”

……

一刻左右，阿呐便领着一名女人和一名士兵走了过来，冷淡地对着秋叶白道：“九簪和阿奎会带着你们上山！”

秋叶白起身，转身对着双白和宁秋道：“你们两个跟着我上山，小七和韩愈留下。”

小七心思沉稳，大鼠机敏狡诈，有他们在，她才会安心很多。

小七看了看秋叶白，又看向宁秋，咬了咬唇，眉目之中闪过郁色，但还是沉声道：“四少，我会看好东西等你们回来！”

阿呐讥诮地扯扯嘴唇，转身和那一对向导一起向山洞后走去。

……

一行人沉默着一路向山上爬去，秋叶白发现沿路并不算是一路漆黑，因为玉兵们几乎一路扎营上去，更是漫山遍野都布了哨位，而且他们极为善于隐藏，若非她五感敏锐，否则也不太能察觉黑暗中树上、草丛中皆有人形。

双白和宁秋两人一路双手搁在自己腰间的武器之上，亦沉默而警惕地向山上而去。

爬了约莫半个时辰，那两名向导忽然停下了脚步。

唤作九簪的女子面无表情地看向秋叶白：“剩下的路，你自己上去。”

秋叶白一愣，抬头看向不远处，那是大片的开阔地，所有的树木皆被砍倒了，形成了一圈隔离带，而再往山顶却是一片郁郁葱葱，让人看不清楚上面的情形，但借着明亮的月光，隐约能看见类似堡垒之处。

“这是什么意思？”她四处观察了一番。

九簪看着她，眼里闪过轻蔑，轻嗤了一声，将火把递给她：“你上去不就知道了？”秋叶白迟疑了片刻，接过火把，转身向那一片隔离带慢慢走了过去。

宁秋和双白看着这情形，心中都莫名地有些不安，另一边，九簪和阿奎互看一眼，



都在彼此眼里看见了冷笑。

双白眼余光留意到他们的眼神，心中一凛，忽然上前数步就想拉住秋叶白：“等一下，我来！”只是他才想动作，便忽然感觉脑后有劲风来袭！

双白目光一寒，头也没有回，忽然利落地俯身弯腰，同时手里的长剑出鞘向身后横扫！只听得“咚咚咚”数声响，地面上瞬间多了一地断箭！

他一转身，便看见九簪和阿奎已经双双跃上树梢，他们口里发出悠长的哨声，那哨声冷冽而阴诡，充满了不祥的气息！

双白对那种声音再熟悉不过了，因为鹤卫早年皆以骨哨调动，习惯在黑暗中行动，对方忽然这般催动骨哨必定不怀好意！

骨哨声响了之后，树林里异响一片！说时迟，那时快，无数细长的箭携着重重杀气激射而出！

双白手中一挽剑花，立刻将近身的箭全部打落，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了箭尖划过时飘散开来的淡淡腥气！

他眉目一寒，一把拉过宁秋，厉声道：“小心，箭上有毒！”

宁秋和双白同时向后退往空地，宁秋险险挑开射来的箭，眼中全是冷冽之色，怒道：“卑鄙小人，竟然背后偷袭！”但是话音未落，忽感觉背后一凉，她心中莫名似有不好预感，一转头，便看见身后也有无数黑影携着杀气飞射而来。

“该死，这是陷阱，他们是逼着咱们进入龙卫的防卫射程，让咱们腹背受敌，甚至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宁秋心中陡然明了，漂亮的秋水瞳里泛起杀意，一边说一边抬手打落那些从山上射来的箭。

双白自然也发现了，转头就要将秋叶白拉回到他和宁秋之间，却发现原本秋叶白站立之处不知何时竟变出了一棵被插在地上的折断了的树！

“大人！？”双白心中一凉，全身血液仿佛陡然褪尽，僵在当场！

“让你们的人住手！”一道清冽冷然的声音忽然在暗夜里响起，那声音暗含了内力，飘荡开来。

而与此同时，一团火光也瞬间燃亮。秋叶白一手持火把，一手用刀搁在阿奎的脖子上，挟持着阿奎慢慢地从阴影里走了出来。

玉人们的攻势立刻缓了下来，箭雨不再飞射如蝗。宁秋和双白借机一下子退回了树林里，避开了龙卫的弓箭射击范围！

“阿奎哥！”原本隐身在林子里的九簪一下子就从暗处疾跃而出，神色惶惑而愤怒地盯着秋叶白，同时立刻吹动骨哨让所有玉人的攻击都停了下来。

因为秋叶白已经一点不客气地挟持着阿奎面对着他们走到了宁秋和双白身边，若是此时还射出毒箭，第一个中箭的就是阿奎！

九簪握着鞭子厉声道：“放开我的阿奎哥！”

她百思不得其解，这个汉人到底是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又怎么会抓到一向敏捷如山豹的阿奎！

秋叶白看着她，淡淡地道：“让你的人退回去，还要点一堆篝火！”

阿奎被秋叶白点了穴道，浑身僵硬，但是额头上暴出青筋。只听他用玉语对着九簪大声吼了好几句话，九簪闻言，瞬间脸色一白，大力地摇起头来。

秋叶白挑眉，讥诮地扯下嘴角道：“别废话了，在你们射到我之前，我敢保证你阿奎哥身上已经出了十几个窟窿。”

“你会玉语？”九簪和阿奎都瞬间呆愣住，这个汉人竟然懂玉语？

一边的玉兵们也面面相觑，这个人竟然听懂了阿奎刚才示意九簪找人上树，以箭或者暗器击杀秋叶白？

“我不会说，但是我能听懂，所以你们最好不要再出什么幺蛾子！”秋叶白一边淡漠地道，一边顺势点了阿奎的哑穴，让他再不能随意出声。

九簪看着阿奎满脸狰狞地冲自己摇头，还是一咬牙，厉声道：“好，一切都依你，但是你伤了他一根毫毛，你们就休想走出这飞鸽山！”

九簪不再看阿奎那死死瞪着自己的眼睛，转身对着身后的人厉声道：“来人，收集落叶，点火！”

不一会儿火堆慢慢升起，渐渐照亮四周，秋叶白嘴角轻弯：“多谢。”

男人倔强，女人心软，她刚才看着阿奎和九簪两人一路上山，九簪对阿奎别有一番情愫，而阿奎冷淡一些，但也偶尔有几不可见的亲昵动作，于是她立刻判断出九簪对阿奎的感情比阿奎对她更深。所以她动手挟持人质，选了阿奎，而没有选择九簪。九簪恨恨地瞪着她，却又无可奈何。

秋叶白立刻吩咐双白：“双白，距离火堆远点，用内力向山上龙卫传话，告诉他们我要上去！”

双白闻言，立刻明白秋叶白为什么要点火了，那是用来吸引山上龙卫注意力的。果然，原本来自山上的利箭这时候皆射向了火堆附近！

双白立刻运足了中气，扬声道：“龙卫听令，南征讨逆大军监军、司礼监首座秋叶白在此，秋大人和韩忠都督按照玉人的要求运送来粮食换你们离开险境，现在我们需要上山确认你们的安全！”

双白凛冽的声音极具穿透力，在夜色之中远远地飘荡开来。不久，那箭雨便停歇了，山中一片死寂。九簪看着那情形，眼中皆是恼恨和挫败，急得鼻尖冒汗，却无计可施。

约莫半刻后，山上便传来窸窣窣的声音，随后有人厉声问：“你们怎么证明身份？”

听到那声音，双白看了眼秋叶白，见她松了一口气的样子，随后当机立断道：“我



们只有三个人，方才玉人使诈，所以此刻挟持了玉人，你们让我们上去之后，便可知道我们没有说谎！”

上头又是一片死寂，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秋叶白的心中也渐渐有些紧张起来，但约莫一刻之后，山上再次传来了人声：“你们拿着火把上来，必须让我们能看见你们有几个人！”

在黑夜里拿着火把通过这一片隔离带？那岂非活靶子？双白迟疑起来，但是秋叶白却已经干脆利落地用内力传声出去：“好，没有问题！”

双白和宁秋都是一愣，却也明白眼下情形容不得他们多想，便都齐齐举起火把来，同时另外一只手也握紧了自己的武器。

“你们可以放人了吗？”九簪看着他们，忍不住上一步厉声问。

却不想，秋叶白微微弯起嘴角：“抱歉，你的阿奎哥哥要等到我们从山上平安归来的时候，才能还给你，在此之前你就在这里好好地等着吧！”

“你们汉人好卑鄙！”九簪气得脸色铁青，几乎要跳脚。

秋叶白讥讽地道：“暗中偷袭就不卑劣了吗？”说罢，她反身一扯，将既不能说话又不能动，只能干瞪眼的阿奎也一起扯向那开阔的隔离地带。

宁秋和双白则是一手握着火把，一手握着刀剑呈防御姿态一前一后谨慎地向山上退去。

看他们的动作几乎是滴水不漏，九簪心中又气又恼，却又无计可施，只能握住手里的鞭子恨恨地跺脚。

“九簪姑娘，咱们要不要告诉将军？”一边的士兵低声道。

九簪身形微僵，气恼地抬手就是一鞭子过去：“告诉个屁，都给九簪我在这里等着，若是我阿奎哥有三长两短，你们都活不了！”

阿呐九耶是个心狠手辣的，如果告诉了他，他才不会管阿奎哥的死活！

那士兵被抽了一鞭子，捂住受伤的脸，不敢多语，九簪身份特殊，性子极为泼辣刁蛮，在军中威望虽然不如阿呐将军，但是她的地位却比阿呐将军要高。

她既已经这么说，他们自然不敢再多话。

且说这头，秋叶白、双白、宁秋和被挟持的阿奎等人都安全越过了相对空旷的隔离带，渐渐再次进入山林区，秋叶白几人心中都松了一口气。

秋叶白顺手将阿奎交给了双白：“看好他，一会儿还有用。”

双白接过了人，颌首之后，眼中闪过阴霾之色：“玉人既然敢这样毫无顾忌地动我们，那么山下运粮车会不会有危险？”

秋叶白沉吟了片刻，目光坚定：“我相信小七和大鼠的能耐，他们能看顾好粮车。咱们已经身在此地，首要就是让山顶的龙卫们立刻下山与咱们的人会合。”秋叶白忽然神色一凛，转脸看向周围。

“怎么了？”双白看她这般动作，也立刻警惕起来。

他话音没落，便看见一阵树枝摇晃，钻出来两个手提武器的黑影，两人在远处警惕地看着他们：“来者可是司礼监秋督公？”

带着北方口音的熟练汉语让秋叶白知道这就是龙卫的人，她微微颌首：“正是本座！”

说着她伸手准备掏出自己的令牌，但是对方忽然一声厉喝：“等一下，你们先将手上的武器交出来！”

宁秋有点恼火：“你们这群人怎么这般不知好歹，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但那两道黑影却不为所动，继续厉喝：“快点交出武器，丢在你们面前的地面上！”

宁秋还要说什么，秋叶白却伸手拦住她，同时将手上的武器向自己前方的空地抛去：“秋儿，交出武器，没关系。”

双白也干脆地将自己的双剑扔在地上，同时轻嗤道：“你们的人都已经将我们包围，还需要如此谨慎吗？”宁秋心中一惊，抬头看向四周，这才借着月光隐约看见四周围包括附近的树上也全部都是弯弓搭箭瞄准他们的龙卫士兵。

她不甘心地冷哼一声，将手上的剑也扔在了地上。

而秋叶白也将自己怀里的令牌给那两名士兵扔了过去。

那两名站在明处的士兵其中的一人接过令牌，借着月光端详了好一会儿，随后他向另外一人颌首，另外那人上前，将他们的武器全部抱起之后，才道：“你们，跟我们走！”说着他们转身向山上走去。

秋叶白挑了下眉，示意双白提上阿奎，和宁秋一起跟着那士兵走。

“跟着我们走，不要乱走，不要乱动山上的任何东西，否则出事了，可怪不得我们！”一名士兵冷声道，说话并不算客气。宁秋和双白脸色都不是太好，但是秋叶白却并不在意，她的目光已经被那两名士兵和周围的环境吸引了过去。

因为借着月光，她才发现那两个士兵看起来简直瘦得皮包骨，包括所有在山上工事里驻守的龙卫士兵也都黑瘦无比，身上还散发出奇怪的异味，一双大眼睛却亮得像狼一般。

而且这山上工事非常仔细，一层层的栅栏、陷阱都是异常精巧和有序，甚至驻防的士兵们也都很规律和警惕，不慌不乱。

看着这些训练有素，虽然看起来狼狈不堪却毫不见颓废之色的士兵，秋叶白忽然明白为什么这些龙卫在这样孤立无援、缺粮缺武器的情况之下还能坚守整整两个月，没有被玉人攻下。这样的勇毅，这样的军人风骨和战斗力，让她明白即使龙卫们也许会是她的敌人，她心中都不得不感慨和敬佩。

那两名龙卫站在一处堡垒前，和那站岗的哨兵道：“人带到了。”

随后领路的一名士兵对着秋叶白道：“你们进去吧，这个玉人交给我们！”

秋叶白看了下那堡垒，果然是当时她在山下看见的堡垒，便微微颌首：“可以，但



是一定不能动他，我们下山还用得着他。”

那两名龙卫看着那玉人的目光，让她觉得不光是敌人这么简单，他们的目光简直可以用凶狠或者愤慨来形容。而她也能感觉到阿奎似乎浑身僵硬，甚至因为恐惧而微微颤抖起来。那两名龙卫似在忍耐什么，可听了她的话之后，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秋叶白和双白、宁秋三人便跟着站岗的哨兵进了堡垒。

往堡垒里走，一股酸臭腐败的味道迎面而来，让宁秋和秋叶白都下意识地微微蹙眉，只有双白没有任何反应。他早已习惯地宫里更令人难以忍受的尸臭，这种味道对他而言，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秋督公到，末将有失远迎，还请恕罪……咳咳。”一道有些虚弱，却咬字依旧非常清晰的声音响起。

秋叶白等人顺声看向堡垒里，一面四方大桌边或站或坐了不少看起来至少是校尉以上的军人，还有一些幕僚。他们中似乎人人都有伤，看起来像一群泥猴子，又黑又瘦。这也是为什么堡垒里的味道非常难闻的原因。

血腥味、泥味、汗味混合成刺鼻的气息，却见证了这些军人的悍勇。

而中间一名看起来年纪颇轻，不会超过三十岁的年轻将军正靠墙坐着。他的脸色蜡黄而倦怠，眼下乌青，肩头裹着的布已经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全被血渍浸透了，他身上的将军常服看起来也又脏又破。但是他背脊依旧挺直，一双乌黑的明眸依旧异常明亮锐利，正定定地看着她。

面对这样的一群坚毅的军人，秋叶白抬手抱拳，给予他们足够的敬意，正色道：“南征讨逆监军、司礼监首座秋叶白，见过墨林将军还有诸位将士。”

如果她没有猜错，这位将军打扮的年轻男子便是龙卫二军的将领墨林，在朝中名声与李牧、韩忠齐名。

宁秋是江湖人，最是敬佩真汉子，亦抬起手对着他们抱拳。

双白也抬手行了礼。

秋叶白郑重其事的模样，让墨林和他们身边的人都是一愣，他们不动声色地互看了一眼。这秋督公的名声他们是听过的。

此人会领人来救他们，还孤身一人上得山来，就已经教他们错愕不已了。

他们甚至怀疑对方是假货，但是派出的人却亲眼看见了司礼监督公的腰牌，那东西可不是谁都能仿制的，如今见到本人，却觉得对方除了生得如兰芝玉树和传闻里一样外，和奸佞，似乎有些差距。

她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他们的敬服，并不像是装出来的，而且此人似乎也没有必要在他们面前如此假装。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何况对方还是来救自己的，墨林一千人等神色都缓和不少。

墨林看着秋叶白淡淡地道：“秋大人一路辛苦，咳咳……方才是玉人在你们身后动手了吧，咳咳？”

秋叶白颌首：“哪里有你们辛苦，他们写信要求我们用十车粮食换你们离开，我便领队过来了。他们允许我们上来查看你们的情形，却在后面施暗手，不过被本座识破，挟持了他们中一个领头之人上来，他们暂时不敢妄动。”

一名校尉模样的干瘦男子一拳头捶在桌上，神色里都是痛恨：“那群玉人就是畜生，做这样的事一点不出奇！”其余诸人眼中也都闪过近乎狰狞的怒色。

她心中一动，看着他们问：“他们可是还做了什么，让诸位这般痛恨？”

两军对垒，双方有仇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龙卫的表情，看起来可不光是因为国仇家恨，这让她想起方才看见那两名领路的龙卫看着阿奎的表情，简直是想要将阿奎生吞活剥一般。

她这么一问，众龙卫都沉默了下去，墨林则是一边轻咳，一边道：“咳咳……你们来的时候，可是看见了他们在烤肉？”

秋叶白闻言，和宁秋、双白互看了一眼，随后她点点头：“没错，我们看见了，怎么了？”

那些烤肉莫不是有什么问题……

她心中莫名地咯噔一下，忽然想起了一种可能，难不成……

墨林漆黑锐利的眼里闪过森然杀气：“那是咱们被他们俘虏还有阵亡的弟兄！”

秋叶白、宁秋两人瞬间睁大了眸子，不敢置信地看向他：“什么？”

而双白闻言，则是妙目微垂，面无表情。

方才那名瘦削的校尉厉声道：“他们就是一群没有人性的畜生！相持数月，咱们的人把这山头的东西都抓光了，吃树皮草根，他们没法子逼咱们投降，等到他们也缺粮之后，阿呐九耶那畜生便下令宰杀俘虏！”

秋叶白看着龙卫众人的表情，心中突然沉了下去，一阵冷，一阵热，她从来没有想过当年那个纯真的少年会变成这般残忍的人。现在虽然已经过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但是两军交战，大批人马长期驻守此地，田地无人耕种，收获本就不佳。特别是玉人那里本来就缺粮，而阿呐心中大概恨死了她，恨死了汉人，否则他不会令人在她背后动手，分明是要取她性命。所以阿呐对龙卫才会如此残酷。

想起那烤肉的香气，宁秋脸色一阵青白，差点吐了。秋叶白沉默了片刻，随后轻叹了一口气：“墨林将军，你们准备一下，咱们要下山了！”

墨林看着她，微微蹙眉，目光锐利：“秋督公，有把握吗？咱们就这么贸然下山？”

秋叶白点点头：“放心，底下的人都准备好了，咱们要的就是个出其不意，争取时机。你的人集结得越快越好，病残全部围在中间，中坚力量全部在外围，你们还有箭和



盾牌吧？”

她话音刚落，目光就恰好落在墙角的箭上，那箭根本不是正规军的箭，全部都是木棍被削尖了头，一捆捆，柴火似的堆在墙角。

秋叶白瞬间一愣：“这个……”难怪，她在山下总觉得有些奇怪，后来想想，龙卫早已断粮那么久，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箭？

“放心，这些东西还是能用的，虽然不能和军中箭比杀伤力，但还算是能挡住玉人的。”墨林淡淡一笑，笑容里不掩自豪。

秋叶白亦是一笑，能就地取材，坚壁清野，果然不愧是龙卫精锐。

“请大伙准备吧！”

……

看着秋叶白挟持着奎木耶领着龙卫们下来的时候，阿呐眼底闪过一丝狠色。九簪见了立刻冲到他面前，咬牙道：“你若是不救阿奎，我就让父王罢免你！”

阿呐一僵，眯起眸子森然地扫了九簪一眼，随后冷冷地道：“好，我让他们走！”

此言一出，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除了秋叶白脸上浮现出一丝疑虑。她若是没有看错，阿呐眼中杀意森然，怎会轻松让他们离开？

但这并不是多想的时候，她立刻命令小七等人卸下粮食后组织所有人离开。

月色渐沉，天边浮起浅浅的鱼肚白来。

一队全副武装的人马在山路里蜿蜒而行，其中还有不少士兵都相互搀扶着，每个人都步伐匆匆地前行，不时地四处张望，神色异样地紧绷。

队伍的中间均匀地分布着十辆马车，马车周围的人神色更是紧张异常。

但是走在队伍前方的第一辆马车车上的人，却神色从容异常。

秋叶白站在马车上，借着快亮的天光，看了看前方的地形，蹲下来，问那半靠在小七身上的人：“接下来应该是一个三岔路口，咱们要怎么走，称粮先生？”

那人半抬起头，看了看前方，淡淡地道：“最右边的路口。那里看着有毒瘴弥漫，但是太阳起来之后瘴气便会散去，那些瘴气不过是设置机关之人的障眼法。”

她看着他清雅却有些苍白的面容，微微蹙眉：“梅大人，你背上的伤要不要紧？”

梅苏看着她眼中的担忧，心中闪过异样的情绪，只微微一笑：“不要紧，都结痂了，只是不方便动弹罢了。”

她见他嘴唇有些发干，担心他发烧，便伸手在他额上一探：“如果不是因为事态紧急，我也不会在你伤还没有好的时候，还劳你受这般颠簸，也多亏了你识得奇门遁甲。”

好在，他们很快就能离开飞鹤山了。

“嗯。”梅苏感觉着她手触在自己额上的触感，听着她话里毫无防备的担忧和歉意，心中莫名地一跳，下意识地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我没事。”

秋叶白看他握住自己的手，愣了一会儿，随后微微一用力，不动声色地把手抽了回来，也坐了下来：“没事就好。”

梅苏只觉得自己手里一空，那种温软的感觉没了，手里似空了什么，心里也跟着空了点什么一般。

他的手顿在半空中，还维持了那个握住她手的姿势，片刻之后，他才慢慢放下手，垂下眼皮，淡淡地道：“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下午就能进入粤东地界，那边应该安排了人接应吧。”

秋叶白目光微凉：“让他们接应，倒是不如不接应。”

韩忠那些人什么心思，她还不明白吗？

这一接应，说不准要接应出个监军阵亡的结果。

两人话音刚落，就听得身后一阵骚动。

……

“韩愈，你现在是想干什么，过河拆桥？！”大鼠阴沉着脸，手中的刀子一点不客气地指着站在第一辆车上的韩愈。

韩愈站在马车上居高临下地冷冷看着他：“什么叫过河拆桥，你们这些司礼监的奸佞做过什么好事吗？”

“你说什么屁话，不是我家督公，你们这些人能活到现在？”大壮愤怒地站了出来，顺手折了路边一棵大树就想朝韩愈砸过去。

但是，秋叶白一手按住他的胳膊，同时示意小七将梅苏背离第一辆马车远点。

梅苏目光里闪过担忧，想要说什么，秋叶白却朝他摇摇头。

秋叶白抬头看着韩愈和他身边已经拔刀出鞘，并且将大部分的马车全部围在他们中间不让司礼监诸人靠近的龙卫们，冷声道：“韩愈，你们是不是觉得快出玉人的地盘了，所以我们这些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这就是号称忠勇无双、义薄云天的龙卫做出来的事？”

此言一出，一干退到秋叶白身边将她护在中间的司礼监的人，看着虎视眈眈的龙卫，眼中皆露出讥诮的神色，龙卫们亦同时觉得气短，有些心神不定。

韩愈一时间气短，但片刻之后，他想起韩忠说的话，眼中狼色一闪：“忠勇无双、义薄云天要看对谁，对你们这些奸佞，我们不过是锄奸安良、替天行道！”

秋叶白闻言，忍不住讥诮地轻笑了起来：“替天行道就是将救命恩人一笔抹去，拔刀相向？”

韩愈冷哼一声：“什么救命恩人，你们将墨林将军救下来，不过是你身为监军应该做的事，但是如果不是你得罪了玉人，我们又何至于差点全军覆灭？”说着，他一挥手，原先跟着他们押运粮食的龙卫们手中长刀纷纷出鞘。



韩愈这番全然站在自己立场说出来的狡辩之词，再加上龙卫们眼中再不掩饰的杀气，让司礼监诸人顿时气得差点吐血。

小七将梅苏安置在另外一辆马车上之后，目光森然地看着韩愈，却对着秋叶白道：“四少，你看看，这就是你冒死相救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忠勇之辈，不过是一群为了一己私利便可以颠倒是非黑白，和阿訥九耶之辈没有任何区别的畜生们！”

小七一句又一句的戳心之言让龙卫们脸色越发地难看起来。

秋叶白沉默着，没有回应，随后她看向一直沉默着的墨林等人，淡淡地道：“你们也要替天行道，铲除本座这个奸佞吗？”

墨林等龙卫二军之人沉默了下去，他们神色凝重地互看了一眼，随后墨林示意两名二军的校尉将他扶出来几步。站定后，他神色略沉而慎重地看着秋叶白，一字一板地道：“没错，我们确实要替天行道。”

他此言一出，韩愈的脸色瞬间一松，露出满意的笑容来：“墨林将军果然识大体。”

而司礼监诸人脸色愈发地阴沉和鄙夷。

宁秋忍不住握紧手中的长剑，怒道：“姓墨的，你们这是翻脸不认人啊！”

墨林却在此时继续淡定地道：“正如我龙卫引以为豪的训勉之言——忠勇无双，义薄云天，我们要替天行的道就是——绝不会让任何人碰那个冒死将我们从绝境救出来的恩人！”

他话音刚落，所有龙卫二军的士兵亦立刻抽出手中的刀剑，呼啦啦地将全部司礼监诸人围在中间，把刀剑全部对准了龙卫一军的士兵们。

龙卫一军的士兵们瞬间惊呆了。

韩愈不可置信地瞪着墨林等人：“你们疯了吗，被那个奸佞一点点蝇头小利就收买了，你们要背叛元帅吗！”

就连司礼监诸人也愣住了，就秋叶白明眸微闪，神色却没有太大起伏，只静静地看着墨林等人。

墨林身边一名干瘦的校尉亦抬头看向韩愈，正色道：“对于韩先生来说，你也许觉得在秋大人的巧妙安排下平安脱险是蝇头小利，但是对于我们几乎就要全军覆灭的龙卫二军而言，是秋大人给我们绝境逢生的机会，是他拯救了我们所有龙卫二军的人。”

墨林也目光深沉地看着秋叶白：“我们所有人都欠了秋大人一条命，龙卫一向以忠勇信义为座右铭，我们绝不会干违背良心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八殿下也不会做这样的事！”

他已经听说了秋叶白受八殿下所托，领着一班司礼监的“奸佞”漂洋过海，九死一生地为龙卫送来了救命粮食。

墨林的一番话，瞬间让韩愈脸色变得难看起来，莫名地觉得有些心虚气短，而龙卫

一军的人也窃窃私语起来。

秋叶白看着韩愈，有些讥诮地扯了扯嘴角。

看来这些龙卫里头，也不光全是如韩愈一般被猪油蒙了心的人。

韩愈见状，心中莫名生出一股子恼恨，指着秋叶白向墨林厉声道：“你们难道都不知道正是他当初害得殿下身负赫赫战功却不能封王，不知道他用卑劣手段陷殿下于不义，不知道他的手上染了咱们叶城驻军弟兄的血吗！”

看着墨林脸色在他的逼问下渐沉，韩愈更进一步地厉声道：“他和咱们的殿下有前仇旧恨，咱们不趁着这么好的机会在玉人的地盘上将他除了，难道要留着他又再次陷害殿下，让殿下没有机会实现他的宏才大略、太平盛世，你要站在这些奸佞的一边？”

他原本以为墨林会略微犹豫一番，但是谁承想，墨林竟然一点都没有犹豫，径自冷声道：“我忠心于殿下，但是我只站在道义的一边，我等都相信殿下会和我们一样站在道义的一边！”

“你……愚蠢！”韩愈愈发不可忍耐，目光森寒。

秋叶白见状，对着那些一军的士兵冷声道：“你们忘了咱们推着十车粮食深入虎穴的初衷是什么了吗？难道你们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敌人的地盘就是为了让那些没有死在玉人手上的弟兄死在你们手里，让玉人幸灾乐祸？”

此言一出，许多龙卫一军的人都大受震撼。是的，他们不辞辛苦，不惧危险是来解救自己的弟兄，而不是为了对自己的弟兄下杀手的！

他们之中有人率先收起了刀剑，咬牙低声道：“我们发誓生死同袍，决不相负的！”生死同袍，决不相负——那是所有士兵加入龙卫军之前起的誓言。

不少龙卫一军的士兵一听此言，也都立刻放下了手中的兵器。

“不能对自己人动手。”

眼看着自己的计谋不能得逞，韩愈脸色一阵青一阵红，恨死了秋叶白，他看向陆伟，却见陆伟别开脸，根本不看他。

韩愈心中一寒，转头对着周围的龙卫们怒目而视：“举起你们的刀剑，你们不知道这是背叛，是背叛！”

这剑拔弩张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韩愈站着的马车车帘子轻晃，一道穿着龙卫士兵衣袍的身影消失在马车里。

韩愈亦是一点没有察觉自己身后的动静，看没有什么人再搭理他，反而越来越多的龙卫一军的士兵不听指挥，只有身边的那些他的亲信神色依旧坚定冷酷地站在他的身边，他终于勃然大怒，一把拿过自己身边亲信的长弓，直接弯弓搭箭瞄准了秋叶白，厉声道：“射死那挑拨离间的好佞，杀了他！”

韩愈身边的亲信们自然是早有准备，纷纷弯弓搭箭向秋叶白和司礼监诸人疾射而



去！墨林等人，甚至龙卫一军诸人没有想到韩愈说动手就动手，全无招呼，顿时全部都愣住，一时间竟没有反应过来。

但见数十黑色龙卫长箭携带着凌厉的杀气直扑秋叶白。墨林是最先反应过来的，他瞬间一惊，没有人比他更熟悉那些黑弓长箭，那皆是八殿下着人特别研制而成，弓轻，箭却利而快，破骨穿肉轻而易举！他立刻一边扯着身边架住自己的人向秋叶白方向移动，一边厉声大吼：“保护秋大人和司礼监的兄弟！”

原本围在秋叶白面前的龙卫二军的士兵们豁然醒悟，转身就朝司礼监诸人和秋叶白扑去，竟是以肉身抵挡自己同僚射出利箭的模样。

“大人小心！”两名离秋叶白最近的龙卫二军的战士径自想要推开秋叶白。

她目光一寒，看了眼附近的双白和小七，双白和小七立刻会意，他们二人立刻反手一把推开那些龙卫，同时手中运足了内力，大力一推，竟将所有冲过来的龙卫和附近的司礼监诸人全部推撞在一起，让他们跌作一团，恰好险险避开了散落的利箭，同时空出秋叶白的位置。

秋叶白足尖一点，径自跃起，手中长剑瞬间出鞘，舞出一团凌厉的剑光将那些射来的利箭打落了一部分，另外一扯自己肩头的绣飞鱼披风对着半空一卷，瞬间将剩下的所有的箭全部裹挟在披风里。

秋叶白翻身落在梅苏的马车上，看着不远处的韩愈，目光森冷：“韩愈，失道寡助，你以下犯上，本座原本是看你一片忠勇，所以不与你计较，如今你一错再错，本座也容不得你了！”

“司礼监厂卫听令，拿下韩愈，押解回京等候处置，但有反抗者，格杀勿论！”司礼监厂卫们这个时候早已经爬了起来，皆利落地应了一声是，同时气势汹汹地提着刀子向韩愈和他的亲信杀了过去。

大鼠和大壮两个提着刀冲在最前面，他们早就想收拾韩愈了。

此时龙卫二军的人很干脆地就给司礼监的人让了路，一军的人迟疑了片刻，在校尉陆伟默默地让开一步之后，他们也让都三三两两地让开了路。

韩愈看着这般情形，心中一片寒意，有些慌张四处看了看，正想钻进车里，却不想他才一转身，就忽然僵住了。

随后，他不敢置信地看了看插进自己腹部的匕首，然后又抬眼看向那车里爬出来的人，颤声道：“是你？”

那人冷冷地看着他：“你该死！”正是那阿呐九耶。

这个时候站在韩愈身边最近的亲信一个哆嗦反应过来，这才满脸惊惶地举刀往阿呐的头上砍去：“混蛋！”但是他才出手，空气里却忽然一道破空的气流瞬间击来，一支利箭瞬间击穿了他的手，痛得那名龙卫惨叫一声。